

宋
论

第八
册

新
知
舟
子

PDG

宋論卷二 國事失策人之計 船山遺書二十五

衡陽王夫之議

太宗

錢氏之歸宋與竇融之歸漢彷彿略同宋之待之也視光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與光武比肩事主從更始以謀復漢室非有乘時徼幸之心也更始既敗獨保西陲而見推爲盟主亦聊以固圉而待漢之再興其旣得通光武也絕隗囂而助攻囂之師囂亡隴土歸漢融無私焉則奉版圖以入朝因而禮之寵以上公錫以茅土適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錢氏異矣乘唐亂以起於

草澤心固董昌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東土情亦楊行密
之情也徒以西有彊吳與爭而恐不敵故假拜表以彈壓
衆心何嘗有其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溫篡則又北面
事賊假溫之力以掣吳之右臂自王自霸鯨食山海而富
無與匹及宋之興雖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劉者事宋
觀望其興衰而無同志宋之攻江南也名爲助宋而投閒
抵巇坐收常州爲己有僭僞向盡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
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捲土以來歸
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則宋之加厚於錢
氏也不已過乎夫置人之情僞以審己之得失則予奪正

絮己之惓惓以諒人之從違則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也而宋其庶矣錢氏雖僻處一隅非宋敵也而以視江南粵蜀亦足以頡頏而未見其詘主無荒淫之愆下無離叛之慝畫疆自守界岸有餘使不量力而閉關以謝宋則必勤師遠出爭戰經時而後下之使然則白骨橫野流離載道吳越之死者積而中國亦已疲矣且夫錢俶者非崛起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先則宗廟之血食久矣俯臨其下受祿而立庭眾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聯之次委故宮於茂草撤祖廟之榱桷夫豈不有痛心於此者則遲回依戀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誰能卽決

於俄頃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孫以思媚於一王因以保
先王愍留之赤子俾安於隴畝而無暴骨之傷則不忍苛
責以顯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節以勤恩禮力
修長者之行固非驕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責而弗
責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宋其庶矣休養
兩浙之全力以爲高宗立國之基夫誠有以貽之也
不仁之人不可以託國悟而弗終託之則禍以訖不悟而
深信雖悟而終託之亂必自此而興明察有餘而弗悟者
不鮮固有甚難知者在也有人於此與之謀而當與之決
而斷與之言而能不泄察之於危疑之際而能不移若此

者予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難知也雖然自有不難知者在矣處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投巖承旨以勸之相忮相戕者則雖甚利於我而情不可測蓋未有仁未絕於心而忍教人以忮害其天倫者也持此以爲券而仁不仁之判若水與火之不相容故弗難知也張子房李長源之智也求之於忠謹而幾失之而於漢高帝唐肅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肝曲爲引譬淫爲護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則求之於忠謹而不得者求之於仁而仁亦至矣乃漢唐之主弗託以國也使懷憂疑以去若夫舉宗祊民社委之以身後長久之圖則往往任

之不仁者而不疑於是而楊素徐世勣趙普之姦售焉此
三人者謀焉而當決焉而斷與之言而不泄處危疑而不
移者也而其殘忍以陷我於戕賊則獨任之而不恤嗚呼
天下豈有勸人殺其妻子兄弟而可託以社稷者乎楊元
感之反非元感之狂也素之志也素不死楊廣在其目中
而隋之鹿素得之矣徐敬業之起兵非義師也世勣之殺
王后立武氏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蹊田之牛也敬業之
力不足以勝武氏耳世勣不死縱武氏而後操之中宗之
愚且爲司馬德宗而唐移於徐氏矣夫趙普亦猶是也所
與太祖誓而藏之金匱者曰立長君防僭奪也廷美德昭

死矣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貌爾之孤生死於普之股掌然則所云防僭奪者特以太祖死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己慝必不可伸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後之冲人而操縱唯己故曰普之情一素於楊廣世勩於武氏之情非苛摘之也試取普之終始而衡之其於子房長源也奚若而於素世勩其異者又幾何也導人以戕殺其天倫者爲何等事而敢於人主之前無憚於心無疑於口非至不仁者誰敢爲之而誰忍爲之乎太宗覺之矣酬賞雖隆而終寄腹心於崛起之李昉呂端罷普以使死於牖下故宗社以安太祖未悟也發吳越之寶金受雷德驤之面

恕亦既備察其姦猶且曰此忠我者仁足以託惡知其睨
德昭而推刃之心早伏於譖毀太宗不聽之日邪雖然無
難知也凡普之進謀於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
勳而斂權於己也不仁之不可揜已久矣

觀於趙普盧多遜進退之際可以知普之終始矣普在河
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臣實預聞皇太后顧
命豈有間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宮中夫所謂輕議者
議於太祖之前也議與不議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訴苟無
影迹太祖抑可宣諸中外奚必密緘以俟他日然則欲蓋
彌章之心見矣傳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

敢違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偏
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獻謀其事甚秘盧多遜窺見
以擿發之太祖不忍於弟以適母志弗獲已而出普於河
陽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釁隙則普當太祖時以毀秦王
者毀太宗其術一也太宗受其面欺信藏表之言以爲戴
己曾不念立廷美者亦太后之顧命也普豈獨不預聞而
導太宗以置之死又何心邪普之言曰太祖已經一誤普
之情見矣普於太祖非淺也知其誤而何弗勸之改圖則
當日陳不誤之謀於太祖而不見聽小人雖譎不期而自
發其隱惡能揜哉太宗亦漸知之矣崇以虛榮而不委之

以機要故宋琪以兩全爲普幸普亦殆矣特其脇顧命以臨太宗而又曲成其賊害則心知多遜前此之譖非普所本無而弗能施以鈇鑕也杜后之命非正也盧多遜守太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於太祖之世繼之欲全秦王於太宗之世則非不正也太后之命雖不正而疑妒一生戈矛必起天倫爲重大位爲輕愛子之私不敵奉母之志多遜之視普其立心遠矣夫普則誠所謂鄙夫者耳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患失而無不可爲者誠之所及志之所執習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爲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無出於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於身而不能自己

是故苟其所結之友卽以患失爲待友之信則友暱之苟其所奉之君卽以患失爲事君之忠而君寵之爲友患失而阿附朋黨傾危善類以爲友固其榮利爲君患失而密謀行險戕害天倫以爲君遂其邪心夫推其所患以與君友同患君與友固且懷之以沒世惡知迷以導迷旣陷於大惡而不能自拔且患之之情旣切則進而患得者無涯楊素徐世勣之陰謀不訖於子孫之援戈以起而不已皆鄙夫之所必至者乎唐亡以後鄙夫以成姦之習氣熏灼天下而不可浣普以幕客之雄沈溺尤至而機械愈深雖見疑於英察之主而終受王封與馮道等向非太祖亟進

儒臣以蕩滌其痼疾宋且與五季同其速亡周世宗之英
斷豈出太宗下哉然一傳而遽斬者鄙夫充位爲之也故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不可與友以事君則君不可使
之事已所固然矣
不教之兵可使戰乎曰不可曰教其兵可使戰乎曰固不
可也世所謂教戰者張其旗幟奏其鉦鼓喧其呼噪進之
止之回之旋之擊之刺之避之就之而無一生一死相薄
相逼之情形警其耳目震其心神則教之者戲之也曰教
之者曰戲之也教之精者精於戲者也勅敵在前目熒魄
蕩而盡忘之矣卽不忘之而抑無所用之是故曰教其兵

者不可使戰也雖然抑豈可使不教之兵以戰哉夫教戰之道無他以戰教之而已矣古之教戰也教之於四時之田禽如其敵也獲禽如其殺敵也驅逆如其挑戰也獲而獻禽如其計功以受賞也趨利而惟恐失洞中貫腦而惟恐斃之不速眾爭追逐而惟恐其後於人操必殺之心而如不兩立以此而教行乎戰之事矣然而古之用兵者鄰國友邦之爭怒盡而止非夷狄盜賊之致死於我而不可與之俱生以禽視敵而足以戰矣夫人與人同類則不容視其死如戮禽而不動其心敵與我爭命則不如人可殺禽而禽不能制人之死命以此爲教施之後世猶之乎其

有戲之心但習其馳射進止之節而不能鼓臨事之勇於戰固未有當也況舍此而言教戰黷武也黷之以戲而已矣夫營壘有制部隊有法開合有勢伏見有機爲將者務知之而氣不屬焉則爛習以熟而生死成敗之介乎前且心目交熒而盡失其素況乎三軍之士鼓之左而左鼓之右而右唯將是聽而惡用知兵法之宜然哉所恃以可生可死而不可敗者氣而已矣氣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是故教戰者唯數試之戰而後氣以不駭而昌日習之日教之狎而玩之則其敗愈速是故不得百戰之士而用之則莫若用其新昔者漢之擊匈奴也其去高帝之時未及百

年凡與高帝百戰以定天下者雖已略盡而子孫以功世
徹侯皆以兵爲世業習非不夙而耐金之令削奪無餘武
帝所遣度絕幕斬名王橫馳塞北者衛青霍去病李廣程
不識蘇建公孫敖之流皆拔起寒微目未覩孫吳之書耳
未聞金鼓之節乃以用其方新之氣而威行乎朔漠其材
官健兒以及數十萬之眾天子未聞親臨大閱將吏未暇
日教止齊令頒於臨戎之日馳突於危險之地卽此以教
之而已足於用故教戰者舍以戰教而教不如其無教教
者戲而已矣雖然抑有說焉有數戰而不可使戰者屢試
之弱敵幸而克捷遂欲用之於勍敵也則宋之用曹彬潘

美以爭幽州是已此數將者皆爲宋削平割據以統一天
下者也然而其效可睹矣劉鋹之虐也孟景之荒也李煜
之靡也狃於乍安而盡弛其備兵一臨之而如春冰之頓
釋河東差可自固而太祖頓於堅城之下太宗復親御六
軍躬冒矢石而僅克之則諸將之能概可知已幸人之弱
成其平國之功整行長驅臥鼓偃旗而敵已潰未嘗有飛
矢流於目睫白刃接於肘腋凶危不測之憂也方且以仁
厚清廉雍容退讓釋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傾妒迨雍熙
姪承繼而益老矣畏以勳名見忌而思保富貴於暮年之情
平其嬰乃使貿首於積疆之契丹岐溝之死傷過半豈旌